

重刊道藏輯要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七

三十六世孫羲基編輯

評論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犯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一

星集六
×百

東坡蘇氏賦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

龜山楊氏時曰或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閭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廬陵羅氏大經曰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殺之不怨利之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

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予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

河南程氏顥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甯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二

星集六

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或問文中子謂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武侯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武侯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持地去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程明道曰諸葛武侯近王佐之才或問武侯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武侯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

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蜀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安子順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三

星集六

朱黼曰時亮懸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眾乘氣而扞禦之猶狼狽如許况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於中原威畧震乎遠邇屯田積聚軍旅雜於居民而莫之間使不死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也

朱黼曰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平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爲一己之

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一國不以爲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爲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爲貳勸昭烈令輔後帝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逼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爲不義以利其身乎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四

星集六

雙湖胡氏一桂曰蓋嘗論之昭烈帝以神明之胄又得眾賢戮力以爲之佐方孔明躬耕隴畝抱膝長吟自比管樂實天下第一流乃爲帝所有他如關雲長張翼德爲爪牙法孝直爲謀主許文休麋子仲簡憲和爲賓友蔣公琰負社稷之器馬孟起兼文武之資荀漢升勇冠三軍龐士元冠冕南州董幼宰黃公衡李正方吳壹費觀彭永年劉子初之徒咸擢顯要盡其器能宜可以復漢祚吊遺黎然卒局於一隅之蜀而不能取中原塊土者何哉陳同甫嘗謂孔明隆中之約謂吳可以爲援而不可圖奈何自吳取荊州之後蜀不能無忘情於吳吳襲關羽定荊州

蜀讐吳者愈深維陵之師急於報怨反貽白帝之辱小不忍以亂大謀蜀益失於此矣尙能并力以取魏哉後主禪才雖中下建興之初猶能委任賢相亮撫百姓約官職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科教詳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彊不陵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圍溷無不修繕征西郡屯漢中攻祁山出散關拔武都陰平已而休士息民治兵講武木牛流馬之作八陣圖之制咸得精要三年而後用之於是約吳大舉軍於渭南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司馬懿固拒不戰而孔明病且卒矣魏將鍾會鄧艾長驅入寇帝出降而漢始亡癸未至洛陽受封安樂公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見孔明之有子成都之降子死於父又信昭烈之有孫帝用譙周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五

星集六

策降艾皇子北地王諶怒曰若勢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不納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數千百載之下讀史至此猶使人懷懷有生氣耳

晦翁朱氏熹曰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嚮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齗齗首事者墳墓矣拔眾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也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

朱晦翁曰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苟堅踊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朱晦翁曰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

朱晦翁曰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日之事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徒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與

朱晦翁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六

星集六

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莫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南軒張氏栻曰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汙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

問文中子曰諸葛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擴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張南軒曰予旣作侯傳新安朱元晦以爲不當抹去管樂自許

事又謂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業未免雜霸子曰否否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瘁斃而後已成敗利鈍豈能逆覩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使當齊桓時必能尊王服周當燕昭時必能奉天討罪而必不止爲二子之事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徐及攻討軍旅將發惓惓內憂拜表納忠專以宮中府中爲言親賢遠小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殊非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管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疑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微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闇而不章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七

星集六
X-11

幸雜見他傳及裴松之所註因襲而集之刪其妄者不敢飾辭以紊其實庶幾讀者得侯之心近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豈所謂名正而言順乎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武侯輔之漢統尙未墜也盡後主末年始係魏而魏亦亡矣

張南軒曰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爲貴而競於末圖秦以勢力得天下然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爲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

義不以強弱利害貳其心蓋懷懷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就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戎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胄三顧其廬然後起而從之則其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八

星集六

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之所可及至讀其將歿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體固然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與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可謂大丈夫若侯者名爲大丈夫非邪侯旣歿蜀人追思之時節祭于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侯子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

致堂胡氏寅曰司馬懿之言謠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

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畔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可謂誤矣

胡致堂曰世之論將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閒司馬仲達奸雄善兵囉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幘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歟死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九 星集六

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嘆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决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繫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反覆觀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賣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于天下矣胡致堂曰玄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厯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則荆

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荊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荊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胡致堂曰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昭烈之世數而諸葛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十 星集六

公去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領蓋之時卽稱昭烈爲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耶若秦始皇明爲呂不韋之子瑯琊王膚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尙係諸秦晉不革面正之乃推獎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私論斯言當矣孔明何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尙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傑

周遊中士莫不以人才爲急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胡致堂曰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國疑彼雍闔孟獲乃於益州境內爲此不軌若稍加寬宥則用兵之始何以警其餘而圖其後乎故七縱七擒非特示威於孟獲也而其所以復中原清漢賊者皆以此威爲之兆矣

胡致堂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群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于臨終正言之冀亮德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弘廣磊磊落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十一 星集六

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至病亡子孫滿前咿嬰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僞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旣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胡致堂曰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爲人多暇日則出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子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况于下乎周公孔孟當何

如哉故陶士行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年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儉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

胡致堂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胡致堂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三

星集六
乂直

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旣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禽敵而馘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何以僥倖爲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又曰先主孔明器識不相上下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臥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群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已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遂昌尹氏起莘曰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爲

歎憤苟有一夫唱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况於堂堂帝室之
膺英明蓋世者乎不既篡位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
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
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
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

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狩六年
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
世次本末甚明况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
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胄對權稱之亮固非妄言者也
是以張松之說劉璋且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符堅答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三

星集六

苻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豈非漢之遺祚然亦爲中國所
并然則昭烈之爲漢裔顯然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
曹不旣立昭烈卽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含事宜其與光武
卽位于鄗晉元卽位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
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中最其大者予故厯考顛末詳而辨
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朱子秉筆之志暴白於天下云

尹遂昌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
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斬以自見孰謂
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卧隆中抱膝長吟略無意於當世
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稿死岩

穴與草木同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昭炳顯著不可得而
泯沒亮豈大言無慙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
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
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邱園道可行則奮志事業君
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
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真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
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昔劉備見諸葛亮
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
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
亦後世人物耳噫又曰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間關跋涉左右昭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古 星集六

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土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固當
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
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
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慷慨猶有生氣義聲充滿於天地之
間矣

戴氏少望曰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有英
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世人之所難全也
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漢末之季群雄角力曹操雄據中原號
令諸侯孫氏籍父兄遺基割據江左先主區區敗亡奔走之餘
起亮於草廬之中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帶寫誠陳力就

列仗順收兵因權略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而當強敵處僻陋而起雄圖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繫命於己非有英雄豪傑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爲己任以生民塗炭爲己責南擒孟獲而不誅志在於綏南蠻也西拔祁山而不賀志在於混寰區也至于爲政公平用法平允李嚴廖立之徒雖被罪罰而無所歸怨身死之日岷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祀之詩之甘棠殆不過是非有仁人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已之遇勵匪躬之節受遺詔輔幼主精誠貫乎金石大義感于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下輯睦人無間言鞠躬盡力以死勤事非有忠臣義士之節而能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五

星集六

然乎夫漢之李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而無是才曹操司馬懿有是才無是心而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管樂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毅能強燕而不克終較之于亮孰爲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爲王佐之才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又有德才高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使亮際漢興之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功業豈止是耶善觀人者論其才之高下德之厚薄不計其功之成否則于孔明豈可少貶云嗚呼賢哉

葉平岩曰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有攻劉璋之事何耶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爲有義吾竊以爲不然

昭烈之取劉璋正爲義也方董卓之亂雄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爲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偃然有不臣之心造乘輿斷劒閣遣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自規便利圖竊神器此蓋漢之奸賊一袁董卓輩爾及璋以孳息閭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群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興耶故昭烈之舉上以攬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奸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故曰取劉璋者正所以爲義也

象山陸氏九淵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卷

星集六

臨川吳氏澄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爲韓報讐博浪之椎不中則臣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

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吳臨川曰淵明千載士也有華焉有實焉其實也事業不及試其華也文章猶有傳其華可與王風楚騷相上下究其實當與子房孔明相後先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亮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顥之諫也生旣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評論

七

星集六
八

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係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顥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紂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許衡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于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鈍也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星集六

文